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二十五至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劉為幹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録一

劉勰曰録者領也古文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録也 復徵曰録收籍也事有散逸而無統者則收籍之使有可據也而撫述一人所歴亦謂之録

孫氏西齋録 唐孫樵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録因掇其體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秃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録起高祖之初洎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凶回有所�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循愛譏失教也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起皇后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冢不可謂順子懼後世疑於

褅祼也係天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者何詭諛梯亂肇殺機也張守珪以安禄山叛者何貸刑怫教稔禍階也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怠去瑞示戒志沴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歐邪合正俾歸大義掺實寘例以

示懲勸嗚呼宰相升沉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没人於千百歳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為史官者不能忤直骨於枯墳釁謟魄於下泉磨毫黷札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既序其畧授其友髙錫望傳之矣

武皇遺劍録　孫樵

武皇帝得利劍於希夷之間提攜六年而四用之宜其庶績暉如哉往者北戎猖狂渝盟盗壇大出虜門戍卒

屢奔武皇赫然奮雷霆之威驅貔虎之師靖烽烟於塞垣復帝子於北廷非武皇一用其劔耶賊鎮阻兵邀爵山東刼衆以濟其奸臂險以扞其誅王師萃之屢戰無功兵衂將稽賊勢益張并醜乘之遂萌梟心乃刼吾兵乃固吾城反書既聞卒愕京師輿人謡曰上宜亟以節假之且赦其辜俾守北門以伐敵謀不然并且東連潞兵北合戎師分卒以趍太行卷甲以下河東國家其能甘心於潞寇耶武皇曾不逗撓於其衷亟發武符按

言誅之羽檄朝馳夕擒并頑非武皇再用其劒耶并部既平潞守益堅王師告勞國用告虛内外咨嗟訛言沸騰飛言上聞上為不聞誅潞之心益牢責戰之詔日嚴卒能克大憝於山東梟渠魁於國門非武皇帝三用其劒耶浮屠之流其來綿綿根盤蔓滋日熾而昌蠹於民心蠧於民生力屈財殫民恬不知武皇始議除之女泣於閨男號於途廷臣辨之於朝褻臣爭之於旁羣疑膠牢萬口一辭武皇曾不待疑卒詔有司驅羣髠而髮之

毁其居雨田之其徒既微其教僅存民瘼其瘳國用有加風雨以時災沴不生非武皇帝四用其劍耶今者嗣皇帝纂武皇之耿光傳武皇之遺劍宜乎銛其鍔不使其挫寶其刄不使其泥而又硎之以義淬之以智匣之以禮苞之以仁持之以信與天下始終天下幸甚

清夜錄　宋俞文豹

慶歷間華州士人張元昊累舉不中第落魄不得志負氣倜儻有縱橫材嘗薄遊塞上觀覽山川有經畧西鄙

意雪詩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有心待搦心中兎更上白雲頭上飛欲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名見之躊躇未用間已走西夏與曩霄謀抗朝廷連兵十餘年文豹聞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偽以白金五百兩徼原書管押其囘秦接見之即補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秦書若不一以官束縛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觀秦此舉加韓范一等矣淳祐十

二年朝廷以京學遊士佻達不純盡行放逐頗聞其間亦有張元其人處心仁厚意度弘深開慶元年各盡照舊例放之祭供夫學校所以養士科舉所以取人而豪杰之士則非二者所能牢籠全在君相羅之於法度之外也

過庭錄　葉適

往承平時三館歲曝書吾每預其間凡世所不傳者類冗陋鄙淺無足觀及唐末五代書尤甚然好奇者或得

其一爭以誇人不復更考是非此亦藏書一僻也本朝
公卿家藏書惟宋宣獻最精止二萬餘卷葢凡無用與
不足觀者皆不足取吾舊所藏僅與宋氏等而宋氏好
書人所未見者吾不能盡得也自六經諸史與諸子之
善者通有三千餘卷讀之固不可限以數以二十年計
之日讀一卷亦可以再周其餘一讀足矣惟六經不可
一日去手吾自登科後每以五月以後天氣漸暑不能
泛及他書即日專誦六經一卷至中秋時畢謂之夏課

守之甚堅宣和後始稍廢歲亦必有一周也每讀不唯頗得新意前所未達者其先日差悞所獲亦不少故吾於六經似不甚滅裂南史記徐盛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徧吾殆不愧此前輩說劉原父初為窮經之學寢食坐卧雖謁客未嘗不以六經自隨蠅頭細書為一編置夾袋中人或效之後傭書者遂為雕板世傳夾袋六經是也今人但隨好惡苟誦一家之說便自立門戶以為通經內不求之己外不求之古可乎後生稔習聞見

所以日趨於淺陋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二十五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二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録二

致身録　明史仲彬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辛卯建文帝即位冬十一月史仲彬以明經除翰林院侍書

先是洪武二十四年彬應詔執貪縱官吏廷見高皇

帝條具若干言當時俱付法司論死高皇帝命主政戶部彬恐錢穀事重頓首固辭吏訪治道稱旨賜酒饌於廷及鈔四百錠驛舟傳歸建文帝即位越五月詔起山林才德士有司以名聞適監察御史劉有年上儀禮十八篇弁叙彬明經儀禮故彬家所藏劉夙與講習至是上之於朝命藏秘閣特詔所在禮請來京十一月十八日陛見試四書疑一道欽授翰林院侍書階侍詔上正九品秩

建文元年春正月遣往衡山

告即位也元旦上受朝賀畢謂侍臣曰朕奉天地山川之靈以登大寳改元伊始將告五嶽神祇其命儒臣以往閣臣擬郴衡山初六日陛辭閱三月報命

夏四月更定官制疏諫不報

用壽州訓導劉亨言乃與方孝孺等議大加更定郴具疏大畧以安静法祖為言會金華樓璉亦上疏稱引孟莊子之孝上於樓疏批此與昨史仲郴疏同意此正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六卿果可早於五府

耶祭酒果可在於太僕下耶假令皇祖而在當必以

更定為是羣臣勿復言

秋七月廷斥監察御史尹昌隆為奸黨因薦魏國公徐

輝祖上嘉納之

時燕藩已稱兵兩月矣昌隆手疏面奏勸上讓位守

藩廷臣愕然彬執笏麾之曰天下乃太祖之天下非

皇上所得私授者一人逆命遂舉而授之尤而效之

又何以焉選將募兵今日急務臣竊見魏國徐輝祖

忠義性植智勇絶人以當一面燕可平也昌隆狂言惑世請速加誅上曰人臣之義當以仲彬為正昌隆素有敢言之氣其勿為罪

二年春三月疏均江浙賦役從之

時建文帝正值更制彬乃上疏曰國家有惟正之供賦役不均非所以為治浙江本賦重而蘇松嘉湖又以籍入沈萬三松江史有為嘉興黃旭蘇州紀定湖州準租起税此以繩一時之頑豈得據為定則乞悉減免以蘇

民困竊照各處起科畒不過斗即使江南地饒亦何得倍之奈有重至石餘者臣往年面奏先帝賦斂太重蒙旨嘉勞特以臣本蘇人而史有為又臣之族屬也恐坐以私未敢盡言幸皇上明聖每事從寛敢竭愚忠伏聽採擇疏上詔可蘇松準各處起科蘇松人仍官戶部

夏五月改彬為徐王府賔輔仍兼原官階長史下正六品秩

時三王未遣之國長史以下諸員直宿内閣叅議事

宜多見覩幸故壬午削籍殆盡焉

三年春正月副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閏三月彬

歸報命

轉餉已專責嚴震直矣副之者曰敵情虛實弁將士

强弱客偵以報閏三月十八日還朝見上於文華殿

奏夾河之役非戰之罪也盛庸智深勇沈當令將畧

還為第一至莊得張能楚智平元斬将搴旗力戰以

死宜急加卹典以為風勵燕王用兵變化不測用强

恃壯親掠我陣幸庸結陣甚堅屹不可動復以單騎逼營越宿鳴角穿營而去葢恃勿殺叔父之諭也軍中衆謂皇上失之太仁帝曰柰何已有是命不可返也默然者久之更奏機密事十二條帝叱左右曰勿洩因誦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之句叩首而出

冬十一月以省親還鄉隨賜勑命

自轉餉歸請告凡四不許至是得請適皇少子以十

三日生查京官歷三年滿者得五百十二人帝親制
詞彬以前二日滿考皇帝勑曰國家建官文武殊局
中外分曹等最辨職難兼也爾徐府賔輔兼翰林院
侍書史仲彬用明經起家矢盡忠報國或校書或轉
餉或密疏或面陳文材兼武畧具隆輔藩與襄帝竝
茂朕資啟沃實用宏多階爾承德郎妻沈氏為安人
追厥所自父母有教育之恩忠孝本一致之理爾父
居仁從爾階爾母黃氏從妻階給假歸家以申寵錫

父母深恩今已展矣國家多事爾毋忘焉特勅十八日奉旨發中書科謄寫與他二十一辭朝限三月以裏来京

四年三月彬入京陛見口授翰林院侍讀

時壯兵日逼詔勤王者分道四出遂依限單騎入京戒其子曰而父官雖卑被朝廷恩寵見幾引避非所願也萬一有難爾守先帝孝弟力田之諭以成家保身毋為我慮

夏六月庚申廷議避難彬請從方孝孺堅守之策

燕王渡江李景隆往許割地不許還報上愕然無措羣臣慟哭茹瑺等請幸湘湖王韋等請幸江浙方孝孺謂當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衆議譁然不決彬獨以方言為是樓璉亦言効死勿去為正上微首肯羣議乃定燕兵薄金川門監察御史魏冕及彬請誅徐增壽從之先是燕兵將薄城下左都督徐增壽謀降魏冕廷毆之至是在左順門語同列曰皇上必面

縛出降乃可魏晃與彬亟請加誅上怒甚下殿手刃之復請誅李景隆手詔名來使未至金川而門已獻矣

大内火起帝從鬼門遁去從者二十二人

時六月十三未時也帝知金川失守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帝升遐時有篋遺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紅篋至四圍

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内
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
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内應文從
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
房帝曰數也程濟即為上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亦
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
無疑亦祝髮各易衣備往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
仆地俱矢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任事

著名勢必究詰有等妻兒在任心必掛牽宜各從便御史曾鳳韶曰頃即以死報陛下帝麾諸臣大慟引去若干人九人從帝至鬼門牛景先以鐵棒啟之若不用力而即𠃔解者出鬼門而一舟艤岸以待十人乘舟舟人頓首帝問汝何人何為至此對曰臣乃神樂觀道士即前皇上賜名王昇昨夢太祖高皇帝緋衣南向御奉天殿門令兩校尉縛臣詰曰汝提點秩六品何為臣頓首謝不知曰明日午時可於後湖艤

大舟至鬼門外伺候汝周旋勿洩後福未期不然難逃陰殛臣是以知陛下之来也今晚憩息觀中徐議行止舟止太平堤畔王起導前間步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翰林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四川參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陽人程濟績溪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

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淮黄岩人所鎮撫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能劉伸俱杞縣人翰院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何洲及徐王府賔輔史仲彬吳江人上曰今後但師弟稱呼不拘禮數諸臣泣諾廖平曰諸人願隨固也但隨行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無家室累并有膂力足捍衛者多不過五人餘俱遥為應援為便師曰良是於是環坐於地享道士夜飡酌定

左右不離者三人比丘楊應能葉希賢道人程濟往来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馮漼時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菴後稱雪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會稽主人時稱槎主趙天泰適衣葛稱衣葛翁時稱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此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師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况新主諒不釋然能無見告不若往来

名勝東西南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家給而足備一夕者駐錫於茲有何不可師曰良是於是更舉七家廖平王艮鄭洽郭節王資史仲彬梁良玉師曰此可暫不可久況郊壇所在明旦必行將何所之衆擬浦江而鄭亦曰族具忠孝可居也夜分師病足骨度不能行微明牛景先與彬步至中河橋畔謀所以載者有一艇来聞聲為吾鄉人急叩之則彬家所遣以偵彬吉凶者也與牛大快極亟迎師且至彬家諸人聞

之且喜且悲同載八人為程為葉為楊為牛為馮為
宋餘俱散走期以月終更晤取道溧陽依叔松隱所
不納八日始至吳江之黃溪奉師居所居之西偏曰
清遠軒衆出拜師亦大適明旦改題水月觀師親筆
篆文閱三日諸弟子至彬家相聚五日師命歸省
八月十五勅命師逆去新皇帝追奪彬官
新皇帝即位之九日編籍在位諸臣遯去者四百六
十三人即日削籍戒毋遺及八月著禮部行文書各

州縣追繳革除誥勅至是蘇州府差吴江邑丞鞏到彬家追奪且曰建文帝聞在君家彬曰未也徼哂而去明旦師同兩比丘一道人入雲南餘俱星散期以来年三月集於襄陽廖平家

癸未正月彬往襄陽

正月二十日為襄陽之行三月初三日至廖平家牛景先已先在矣閲六日馮漼自雲南来四人相對大慟馮告以師向留雲南之永嘉寺亦甚安妥明年来

遊天台今年無煩往来復居停旬日諸弟子俱會惟

梁良玉已物故矣月終東歸

甲申八月大師同楊程葉三人来家

先是七月牛景先来言師將至矣至是八月初九日

天將暝一僧哭至忠孝堂彬及家人出拜畢款至重

慶堂已舉燈矣而楊程葉亦至舉酒半酣師曰我明

日即當去彬惶悚曰弟子掃門而俟久矣即有不肅

師當見原本意欲留師幾月奈何明晨之云乎師泣

曰彼方覔我而圖我𦬒於四安道中見冠葢来者瞪目而視此臣我曽目善之彼必有以奏也東南逋臣屈指先汝我去政為汝計相對而慟久之且曰此近宫闕不便彬曰亦不妨視師衣履敝甚固留三日命家人製衣師服師用綿紬大小計十六件楊程葉俱用綿布大小計三十有六件白金十两為資十三日清晨彬隨師為两浙之行杭州計遊廿三日天台雁宕計遊三十九日會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亦来於

石梁間且云諸友俱約於此一會然終不一見時天氣已寒師欲返雲南固却諸人而去

丁亥春三月同何洲往雲南謁師

正月中遣僮往海州請何洲同到雲南三月終纔到留五日彬攜一僮三人皆道人飾行二月得至連州訪郭節適故翰林檢討程亨在焉相持痛哭徐曰師近来在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有杜景賢築室與居吾四人同往候之留二日遂行至所謂善慶里師不

在杜亦不在時朝廷偵師密而嚴有胡濙鄭和數往
來雲貴間彬等夜則同宿日則分行相與行乞於市
者旬有六日一日彬於寺舍傍暫息比丘程濟熟而
視之曰汝在耶彬起鼓掌曰是急叩師程曰已結菴
白龍山深處矣去此不遠兩人淚下如雨不敢出一
聲比晚同諸人以往程為道時七月十八日也月色
皎然上下山坡透迤曲折約行十八九里而菴在焉
天色微曙矣扣扉而出者為楊應能旋拜師榻前師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益夏日患痢因有戒嚴不能時時出山為膳狼狽至此對面慟隨問曰汝等帶得方物為我嘗否各為獻彬獨有僮而所獻豐況當年職居禁近知師所好若金華火肉淡菜金山魚膾笋鯗鶩豆肉鬆六味見之大喜即命熱火肉啟床頭樽酒啖之曰不嘗此已三年矣謂於彬家嘗後無之也翌日師率由山中自近而遠日以為常甫一月郭與程以事請行彬亦以請師曰汝遠来固當久留因問汝

子年幾何曰十六歲矣能辦事否曰尚在書堂曰欲為官乎曰必不敢相與欷歔久之自後屢請屢留竟延至明春三月行之日師痛哭失聲囑曰今後勿再来道路阻修一難關津盤詰二難况我安居不必慮也彬等叩首領命而行

庚子秋八月彬往雲南

自南遊以後嘗有以奸黨告者雖獲宥於上官心嘗惴懼十餘年来無日無滇南之思終不得往且臨行

師囑恐彼此俱戾至是革除之禁稍稍寬矣洪中秋
攜一价以往始至南康蔡運家既至襄陽廖平王之
臣家復至連州郭節家俱已物故矣遂至雲南循白
龍山菴故道了不見所為菴者山旁有一民居詢其
老婦則曰向來上司官來已毀矣問僧徒則曰不知
所之瞻中流淚曰彬不遠萬里來得一面師死且瞑
目不則得一音耗歸家亦安凡值寺院靡不拜禱循
遊數郡幾兩月餘一日在鶴慶忽一比丘指曰汝尋

師耶彬愕然比丘曰固忘我耶彬曰汝師何名曰文
大師是也亟問何所曰在隨之去三日得至師所師
兀坐一室見之大喜菴在平陽前後深林密樹不下
數里爲浪穹所轄地先時葉希賢所募建者甫落成
兩人已故菴之東即埋之於是師命舉所饋獻奠之
呼僮沽酒是夕盡歡前此戚容愁氣殆消融矣惟言
及楊葉則嗟歎久之流連彌月遣歸
甲辰秋七月洪熈改元八月彬往雲南

八月十三日自家起行九月二十二入湖廣界投宿旅店主人曰内有兩道可與俱彬入見一道躺躺床上視之師也伺其覺師喜曰此来何為曰来訪師彬曰師欲何往曰訪汝等言及榆木川皆色喜彬問道路起居狀荅曰近来强飯精爽倍常明日即偕下江南以從陸路十一月始得抵家至之日具酒饌於重慶堂師位上程濟東列彬西列有從叔祖名宏者嘉興縣史家村人也直入至堂上彬不得已亦與坐問

師何來彬未及答即起趨出揖彬曰此建文皇帝也彬曰非也宏曰吾曾於東宮見之當吾家籍沒時非是吾無死所矣活命恩主也彬不得已以實告宏即稽首堂下涕泣問向來狀師曰虧這幾個隨亡的人給我衣給我食周旋夷險之間二十年來戰戰兢兢復大慟慟已徐曰今想可老終矣宏曰師今欲何之曰欲遊天台諸勝宏曰吾當具一日之積隨行居數日師行戒彬曰有叔在爾勿往也已宏從之去去明

年三月復来擬往祥符渡江彬送之江上偶有洪熙
升遐之問師頋曰吾心放下矣今後而可往来想關
津不若昔之有意我也且喜且悲止程濟從彬等觀
渡而返

此先君事主之顛末也先君性忠孝一飯不敢忘
君從亡一節為仇訟凡十有七竟以此死先君終
不為悔死之前一日不肖往獄中先君曰我死矣
即不望若遠行来時得謹事一食周給我瞑目也

致身錄十八條存之以志一生之概然勿示他人戒子若孫毋輕示人雖今皇帝寛仁長厚此節事自不可知慮有赤族之禍子孫言及此者以不孝論時宣德二年丁未三月初七日也閱三日竟死明年不肖訟冤於按臺眞仇於死但先君所不忘於師者自後絶無音耗至九年甲寅五月兒婦患産凡四日家人惶惑無措適老僕密言前道人在外晟急迎之入方稽首於地而耳間微聞已産男

矣師悲先君之亡旋喜産男之慶命名曰文隨轉
語曰我文也而不終將無疑耶適一宋史在案更
名曰鑑師精於禄命詳鑑子平曰是兒當貴晟曰
不求貴得識字成家足矣師曰即不貴當以文名
世留五日晟具衣十件幷行糧為會稽之遊程濟
從亡今十又一年不知所之時正統戊午五月望
不肖晟謹識
秘録　李夢陽

初今上即位青宮舊閹等日導上狗馬鷹兎舞唱角觝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八虎而段敏黄偉雖舊閹以端慤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户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涙數行下以閹故而郎中李夢陽間説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奈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閹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争閹老以諸大臣争也持必更易力易為辭事或可濟也韓

公於是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翼日早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踊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名夢陽令具草草具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宫閹也剛厲而無阿頗亦惡其閹儕初閹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閹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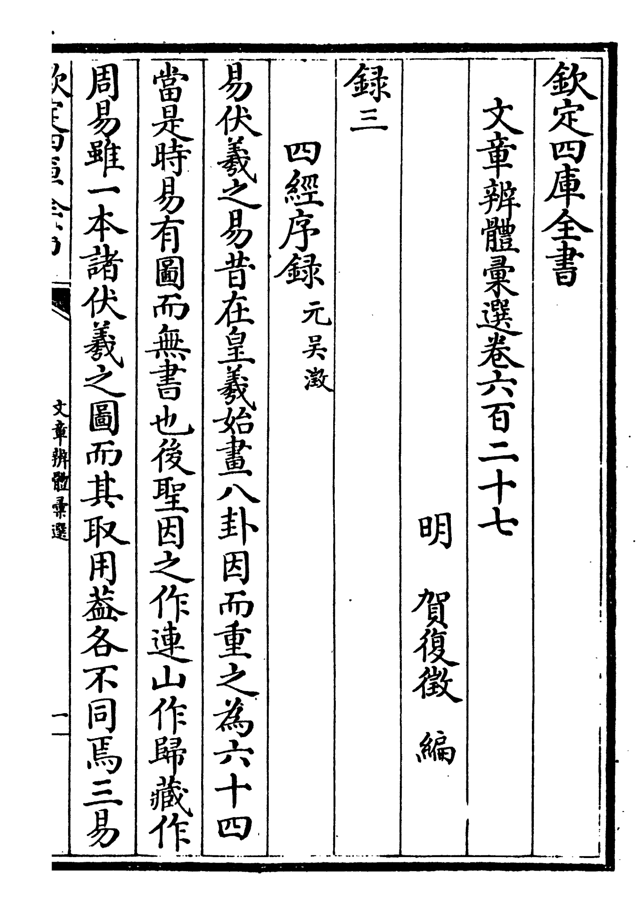
旨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名諸大臣諸大臣者盖人人惴也既入左掖行吏部尚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閣探動静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閹首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寛之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出一語荅李榮面韓公曰

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内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祚輒棄萬幾遊宴無度狎匿羣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哂而曰疏備矣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瞢然而退蓋是日諸閣者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爾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頸有鐵裹之耶而敢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是夜立

名劉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榮詔竄南京尋殺二人於途已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公輩訩訩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上前跽伏哭痛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餧狗矣上為之動而瑾輩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上狗馬鷹兎岳嘗買獻之否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既而益復伏地哭痛

上於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兎何損於萬幾令左班官敢諱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於是名瑾入司禮監此其說亦近第難盡言耳又聞閣議時健嘗推案哭謝亦亹亹訾訾不休獨李未開口得懇留云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二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録三

四經序録 元 吴澂

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葢各不同焉三易

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於方技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為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連山夏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

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為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夫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盖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先生

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字闕衍謬誤未悉正也故今重加修訂視舊本頗為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為無小補云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為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存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名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

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篇者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文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内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賾賾遂奏上其書今攷傳記所

引古書在二十五篇之内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為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氏晚出之書別見於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鼂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

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

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書遼絶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為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

通然辭義古奥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米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畧無脱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吴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二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但記

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

澂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帙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為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並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澂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詩也樂有八物八聲為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

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焉用之於會朝焉用之於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為是辭也然則風因詩而為樂雅頌因樂而為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為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說詩既不知詩之為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

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為一編毛公分以寘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為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寘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書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澂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為之

强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為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為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混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為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据不敢輒為之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為樂作其與風雅合編

葢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爲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係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獨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

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辭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繇語音字畫之舛此類壹從左氏是也然有音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為失而公穀為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

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来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客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閒嘗再為審訂以成其美其閒不繫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専以左氏為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澂欲因啖趙陸氏遺説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頋有此志而未暇

就故先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三禮叙録 吳澂

儀禮十七篇漢興髙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徳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别録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别録為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為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况其下者自宋王

文公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緒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稿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禄弗逮遂為萬世之闕典澂每伏讀而為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禮經僅存五易之彖傳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説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為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文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為一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

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别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數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吕氏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為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為一以寘經後春秋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别出左氏經文併以刋之臨漳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為諸儒所亂者惟二

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九矣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為綱而各疏其下脫稾之下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稾本而已若執稾本為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分書於其左也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於其間也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之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

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以望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將百年然而無有乎爾𡠫之至愚不肖猶幸得以私淑於其書實受罔極之恩善繼者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抑亦職分之所當然也是以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叙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於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間以它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

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為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旹别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黄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復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葢畧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茍有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

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如漢儒學者事也澂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勗之哉儀禮逸經八篇澂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中霤禮禘於太廟禮

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霤也禘於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儀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益作記者删取其要以為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刋削

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為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儀禮傳十篇漵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於燕聘皆然盖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

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粹為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為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臨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為傳十篇云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

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名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秘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於録畧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今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又為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

若肆為排詆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今仍存其目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云小戴記三十六篇澂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三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

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稡成篇無復詮次讀古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為記呂氏既不及荅而朱子亦不及為幸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

補以它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聨屬章之大指標識於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記其冠義昬義鄉飲酒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别輯為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内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

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来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

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
歟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
始終頗為精審將来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豈有取乎
非但為戴氏忠臣而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激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
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
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
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

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為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録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盖彼其髙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

下雜録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傅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談藝録　明徐禎卿

詩理宏玄談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畧而言卿雲江水開雅頌之源烝民麥秀建國風之始覽其事迹興廢如存占彼民情困舒在目則知詩者所以宣玄鬱之思光神

妙之化者也先王協之於宮徵被之於簧絃奏之於郊社頌之於宗廟歌之於燕會諷之於房中盋以之可以格天地感鬼神暢風教通世情此古詩之大約也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孝武樂府壯麗宏奇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風各懷剞劂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為雅頌之嗣也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里棄妻思婦歎詠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童謠發於閭巷亦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

軌大演五言而歌詩之聲微矣至於含氣布詞質而不
采七情雜遺並自悠圓或間有微疵終難毀玉兩京詩
法譬之伯仲塤篪所以相成其音調也魏氏文學獨專
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朴易解曹王數子才氣慷慨不詭
風人而特立之功卒亦未至故時與之闇化矣嗚呼世
代推移理有必爾風斯偃矣何足論才故特標極界以
俟君子取焉

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尚譬如錢體為圓鈎形為曲箸

則尚直屏則成方大匠之家器飾襍出要其格度不過
總心機之妙應假刀鋸以成功耳至於衆工小技擅巧
分門亦自力限有涯不可彊也姑陳其目第而為言郊
廟之詞莊以嚴戎兵之詞壯以肅朝會之詞大以雝公
讌之詞樂而則夫其大義固如斯已深瑕重纇可得而
言崇功盛德易夸而乏雅華疏彩會易淫而去質干戈
車革易勇而亡警靈節韶光易采而成靡蓋覩於大者
神越而心游中無植幹鮮不眩移此宏詞之極軌也若

夫款款贈言盡平生之篤好執手送遠慰此戀戀之情
最勵規箴婉而不直臨喪挽死痛旨深長襍懷因感以
詠言覽古隨方而結論行旅追逢辛苦各異遨遊晤賞
哀樂難常孤孽怨思達人齊物忠臣幽憤貧士鬱伊此
詩家之錯變而規格之縱横也然思或朽腐而未精情
或零落而未備詞或鎛缺而未博氣或柔獷而未調格
或莠亂而未叶咸為病焉故知驅縱靡常城門一軌揮
斤坧鼻能者得之若乃訪之於遠不下帶衽索之於近

則在千里此詩之所以未易言也

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輿既動於中必形於聲故喜則為笑啞憂則為吁戲怒則為叱咤然形而成音氣實為佐引音成詞文實與功盖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實聊渺必因思以窮其輿氣有麤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侈此詩之流也繇是而觀則知詩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

之秘思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敘心或緩發如朱紘或急張如躍楛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以引泣或因拙而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匠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乃因言求意其亦庶乎有得與

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奥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

程也陸生之論文曰非知之難行之難也夫既知行之難又安得云知之非難哉又曰詩縁情而綺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查穢耳嗟夫文勝質衰本同末異此聖哲所以感嘆翟朱所以興哀者也夫欲拯質必務削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然非通論也玉韞於石豈曰無文淵珠露彩亦匪無質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為衰若乃文質襍興本末並用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

其敝也不可以悉矣

夫情能動物故詩足以感人荊軻變徵壯士瞋目延年婉歌漢武慕歎凡厥含生情本一貫所以同憂相瘁同樂相傾者也故詩者風也風之所至草必偃焉聖人定經列國為風固有以也若乃獻欷無涕行路必不為之興哀愬難不膚聞者必不為之變色故夫直戇之詞譬之無音之絃耳何所取聞於人哉至於陳采以眩目裁虛以蕩心抑又末矣

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歌聲䧢而無方行體疏而不滯吟以伸其鬱曲以導其微引以抽其臆詩以言其情故名因昭象合是而觀則情之體備矣夫情既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物繪色倩盼各以其狀隨規逐矩圓方巧獲其則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圜環之大畧也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衡參互恒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强能也

朦朧萌拆情之来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頡頏纍貫韻之齊也混沌貞粹質之檢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高才閎擬濡筆求工發旨立意雖旁出多門未有不由斯戸者也至於垓下之歌出自流離煮豆之詩成於草率命辭慷慨並自奇工此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詩之權例也傳曰疾行無善迹乃藝家之恒論也昔桓譚學賦於揚雄雄令讀千首賦盖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

其變也詩賦麤觕精譬之絺綌而不以深探研之力宏識誦之功何能益也故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髙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雖或未盡臻其奥吾亦罕見其失也嗚呼雕繢滿目並已稱工芙蓉始發尤能擅麗後世之惑宜益滋焉夫未睹鈞天之美則北里為工不詠關雎之亂則桑中為雋故匪師涓難為語也

夫詞士輕偷詩人忠厚上訪漢魏古意猶存故蘇子之戒愛景光少卿之厲崇明德規善之辭也魏武之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鸛子恤之辭也甄后致頌於延年劉妻取譬於嗟井繾綣之辭也子建言恩何必衾枕文君怨嫁願得白頭勸諷之辭也究其微旨何殊經術作者蹈古轍之嘉粹刋佻靡之非經豈直精詩亦可以養德也鹿鳴頍弁之宴好黍離有蓷之哀傷蜉蝣晨風之悔歎蟋蟀山樞之感慨柏舟終風之憤懣杕杜葛藟之憫恤

葛屨祈父之譏詘黄鳥二子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雞鳴之戒惕大東何草不黄之困疵巷伯鶉奔之惡惡綢繆車舝之懽慶木瓜采葛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壯山陟岵之行役伐檀七月之勤敏棠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婉變氣辭哲匠縱横畢由斯閫也詩之辭氣雖由政教然支分條布畧有徑庭良由人士品殊藝隨遷易故宗工鉅匠辭淳氣平豪賢碩俠辭雄氣武遷臣孽子辭厲氣促逸民遺老辭玄氣沈賢良文

學辭雅氣俊輔臣弼士辭尊氣嚴閹童壺女辭弱氣柔媚夫倖士辭靡氣蕩荒才嬌麗辭淫氣傷七言沿起咸曰栢梁然甯戚扣牛已肇南山之篇矣其為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琱辭與五言畧異要而論之滄浪擅其奇栢梁弘其質四愁壓其雋燕歌開其靡他或雜見於樂篇或援格於賦系妍醜之間可以類推矣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縱横格軌各具風雅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

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自有工醜然而並驅者托之軌度也

夫哲匠鴻才固絲内頳中人承學必自迹求大抵詩之妙軌情若重淵奥不可測辭如繁露貫而不雜氣如良駟馳而不軼由是而求可以冥會矣

樂府往往叙事故與詩殊盖叙事辭緩則冗不精翩翩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郭門視孤兒行太緩弱不逮矣

詩不能受瑕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頓自絶殊如塘上行云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浮萍篇則曰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本自倫語然佳不如塘上行

古詩句格自質然大入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日鼓瑟鐃歌辭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翩絶工美可為七言宗也

氣本尚壯亦忌銳逸魏祖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猶𥈤𥈤也思王野田黄雀行譬如錐出囊中大索露矣

樂府中有妃呼豨伊阿那諸語本自亡義但補樂中之音亦有疊本語如曰賤妾與君共餔糜共餔糜之類也

生年不滿百四語西門行亦掇之古人不諱重襲若相援爾覽西門終篇固咸自鑠古詩然首尾語精美可二也

温裕純雅古詩得之遒深勁絶不若漢鐃歌樂府詞樂府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南小山之賦氣韻絶峻不可與孟德道之王劉文學曹當内手爾

韋仲班傅輩四言詩儃縛不蕩曹公短歌行子建来日大難工堪為則矣白狼槃木詩三章亦佳緣不受雅頌困耳

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衰世叔運終鮮粹才孔融懿名高列諸子視臨終詩大類箴銘語耳應瑒巧思逶迤失

之靡靡休璉百一微能自振然傷媚焉仲宣流客慷慨有懷西京之餘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鏗非風人度也阮生優緩有餘劉楨錐角重䧟剗戛綴懸並可稱也曹丕資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整栗亦有憾焉若夫重熙鴻化蒸育叢材金玉其相綽哉有斐求之斯病殆寡已夫

古詩降魏辭人所遺雖蕭統簡輯過冗而不精劉勰緒論亦畧而未備況夫人懷敝帚自過千金法言懿則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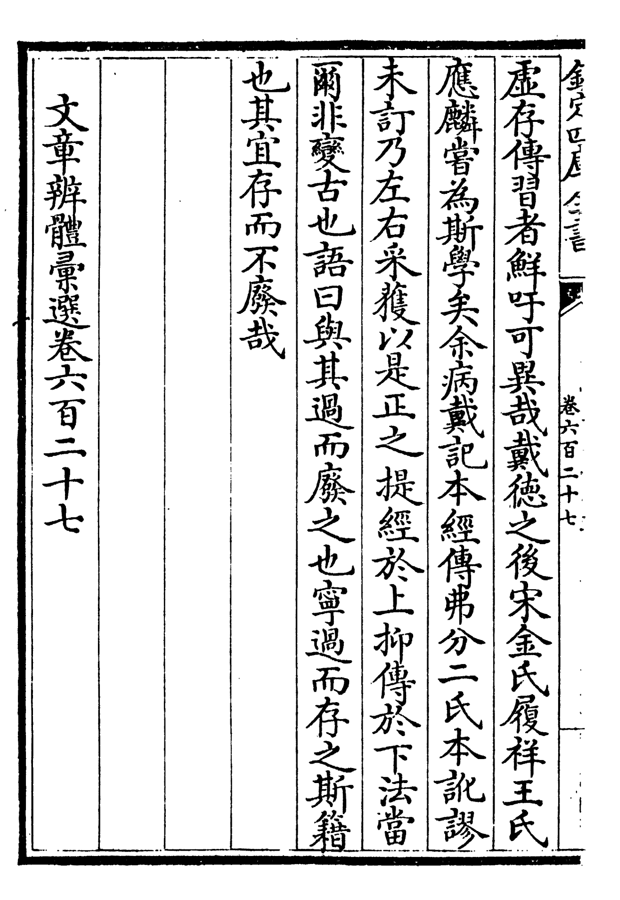
見委廢至於篇句零落雖深猶幸有存者可足徵也故著此篇以標準的粗方大義誠不越茲後之君子庶可以考已

客論曰傳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葢傷之也降自桓靈廢而禮樂崩晉宋王而新聲作古風流滯葢已甚焉述者上緣聖則下擿儒玄廣教化之源宗文雅之致削浮華之風敦古樸之習誠可尚已恐學士狎耳目之翫譏瑣尾之文故序而系之俾知所究

夏小正叙録　楊慎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戴德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曷以小之掌故失其傳太史遺其籍宗國墜其徵儒宿荒其訓小之云者弗詳之云爾非其徵之云也昔唐典首授時虞典首璣衡首之者大之也何獨至於夏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單穆公嘗引夏令又引時儆收場功㙛畚揭營土功期司里旹於大象乎取之用兹以

推孔子所稱夏時不啻是也舉其全者大之與惜無聞焉耳古者紀候之書逸周書有時訓呂覽有月紀易緯有通卦驗管敬仲有時令鴻烈有時則訓同異互出大抵宗小正而詳還觀小正而規畫遠矣其昏旦伏見中正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冰雪雨旱候在氣稊秀榮華候在草木蟄粥伏遰陟降離隕鳴呴候在禽獸王政達焉民事法焉故曰規畫遠矣小戴氏取呂氏月紀改為月令著之禮記此周月也儷於夏正法非重習然卷帙



虛存傳習者鮮吁可異哉戴德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麟嘗為斯學矣余病戴記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訛謬未訂乃左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於上抑傳於下法當爾非變古也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斯籍也其宜存而不廢哉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二十七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二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述一

徐師曾曰按字書云述譔也纂譔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其文與行狀同不曰狀而曰述亦别名也　復徵曰述之義不一其一事一物俱可稱述而譔述言行其一也今分為二卷

先大夫述　宋王安石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為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益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為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既數月皆畏翕然令賴以治嘗疾病闔縣為禱祠縣人不時入稅州咎縣公曰孔目吏尚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為耶即與校至府門

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收民之税亦無不入自將已下皆側目為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据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為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渡公以腐船渡輒返吏呼為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令三十年吏民稱説如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歴數不答一人知韶

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為俗然即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萌蘖一切櫛薙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於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瑗為政範亦掇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斲虎頭輿致州為頌以獻公麾輿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怪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此蜀効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詒小州即有變無所

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為動獨捕其首五人即日斷
流之護出之界上初佐吏固爭請付獄既而聞其徒謀
若以首赴獄當夜刼之以叛衆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
建坊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為吾
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
閲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疾
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宦遊
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新任未嘗劇飲酒

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為奢居未嘗怒詈子弟每置酒從容為陳孝弟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夭嗚呼其命也毋謝氏以公故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顯妣淑人李氏述

明崔銑

先妣諱慧戶部侍郎李公和之長女也母郭氏封恭人李氏安陽人先世為元萬戶侍郎公為郡學生正統八年癸亥三月十九日生先妣後侍郎公登天順丁丑進士先妣年十五攜至京居西長安邸每聞倖臣石彪曹欽退朝過聲勢炫赫告於母曰天子出殆不若是此曹其不免乎後果敗誅年十八喪母長弟華十四年仲弟蓉二年季妹七年長弟善飲尚俠責曰爾欲貨父邪凡

官忌雜交仲弟猶在襁褓擇母守之季妹教女工非女
事弗越閾是時侍郎公為給事中上方督責言官竟日
在公先妣理家務以六禮為侍郎公内髙氏配髙入猶
資之比嫁不私一物天順癸未侍郎公因使得還請於
學官曰吾長女有大功於李吾不可輕字人必以歸儒
生諸生俊才者誰學官相顧思不得侍郎公促之學官
曰居射圃讀書者曰崔生可然山東人明日侍郎公往
拜學官因從觀堂廡齋舍次至射圃見家君儀觀甚都

因試經義又工大說乃託鄉先生張祥来成言崔氏由
是籍安陽明年甲申先妣歸於我取嫁来衣更之以奉
姑蔡恭人弗繼則澣補以進貨簪珥日市甘脆以羞舅
姑諸娌民間女也先妣能下之明年成化改元乙酉家
君得舉己丑舉進士授主事庚子家君丁内艱還歲凶
先妣自食糠粃節食食家君是時長弟為大商積累千
金季妹為駙馬兄妻事先妣跪伏謹畏如毋家君性方
直臨事據心所安弗回多拂上官意舉進士十有七年

始一遷官素貧不茍取先妣尤畏法視貴侈亡所歆人或饋一帊非所當必勸家君固却去曰古云文官不愛錢如受饋必毀法一旦敗露人誰惜之諺曰憂食羊不如樂飲湯家君笑曰吾豈貪者乃相戒耶家君為京官二十年貰屋以居先妣令僮日拾馬通自夬薪以爨衣太半綴補初宦時止一僕先妣剉芻呞馬連失五子年三十有六始生不肖銑五歲時先妣歸寧表兄弟俱衣綵裼不肖向母索衣先妣歸啟二敝笥示之亡可製者

不肖益哭亦竟亡也延安絲甲壮地諸僚占桑養蠶不肖迎婦歸先妣令婦養蠶取絲三兩曰吾欲婦知女事艱明年遂止家君在蜀出按部先妣令留門隸老者四人守户且鑰之日再啟汲水不肖以下毋得出遊不肖十三時在延安私以紙易瓜先妣怒責二十曰此漸可通賄為官多因妻及子好貨敗其名不肖自侍讀在告嘗看花張園回詈婢於室先妣早起數之曰婢可怒胡不待醒昨夜即爾酗酒爾為儒為天子法從臣當如是

否是日所覩又置酒不肖不敢諸舅母及表弟坦輩為跪謝過乃許家君居閒三十年僅有南岡瘠田食指三十先妣節約得裕他有田千畝者反來貸粟未嘗兼味而食完布帛而私令莫能狀其勤苦性攻女紅好自製衣非大病刀尺不離手不肖每請少休曰吾樂之不肖子女衣稍華必責婦曰吾中年生汝夫又止一子尺帛以上彼不敢知汝於子曲徇所求夫貪以求成求而遭阻尚懼而知恥求亡弗遂則弗知恥將何不為也正德

十五年正月二十有六日辛亨年七十有八歿前二日

出衣及簪珥賜諸子孫及外孫又賜侍郎公守墓奴妻

一帊曰語爾夫守墓幸益謹吾事父母今止矣先妣歲

節家祭後必祭侍郎公云先妣生女二人俱先卒孫男

子二長曰滂次曰汲女二人曾孫男子一人士臬庚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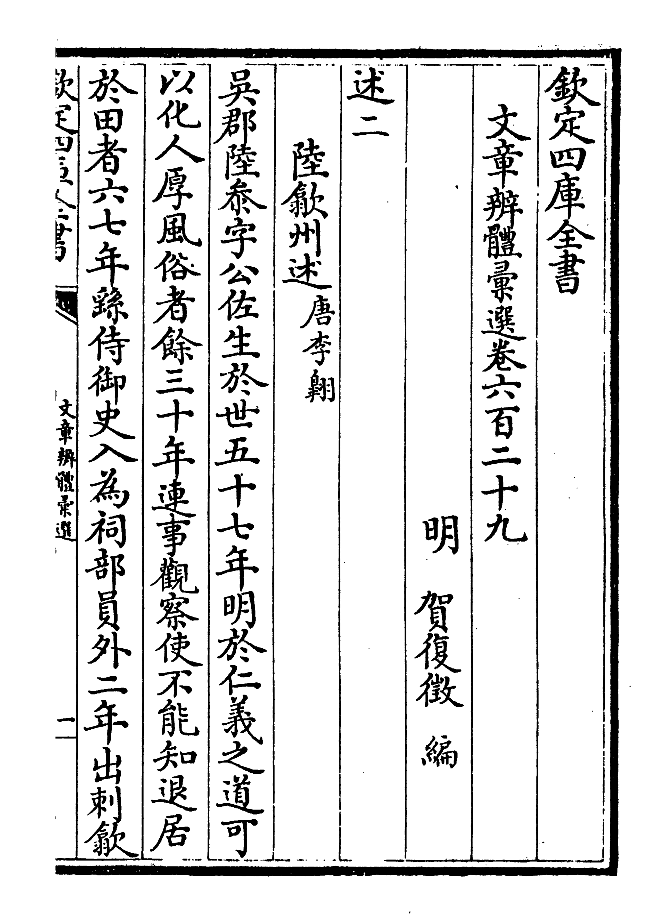
春母訃至京傳遺言曰語銑為我求一志紀實不肖狀

母行求銘於谿田馬子伯循又七年先君亦棄養因閱

舊狀芟艾冗蕪附於父述後并示子孫不肖孤銑泣血

再拜謹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二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述二

陸歙州述 唐李翺

吳郡陸傪字公佐生於世五十七年明於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繇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二年出刺歙

州卒於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不得仰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顚頓之人然也賢者與顚頓之人時不合或死於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顚頓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惟賢者之生於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顚頓之人賴其力傅説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

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
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
百姓之賴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
雖列於朝雖刺於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於
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日聞其德行亦未必昭昭然
聞於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危
而死天下之人未蒙其德固宜然也則天之生君也授
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於

海或降於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不足於心者耶得是道者窮居於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耶

雙節述　明朱廷立

嗚呼袁第雙節者謂徐氏也徐歸於袁而勸其夫納其妹副焉已袁君亡徐指其所居曰天乎此吾死所也顧須臾無死以撫袁孤復顧其妹曰汝之歸袁七越月也

汝行汝志焉則應之曰吾之志姊之志也願須臾無死
相姊以撫衣孤於是晨夕煦煦相與事酒漿治絲麻躬
織紝内給外餉以是家政日益就緒衣孤日長益克承
父志矣一日徐疾曰吾今可以見君子於九京矣未幾
妹疾亦曰吾今可以見君子於九京矣則先後齎志歿
焉鄉人稱羡曰賢哉二節婦同節難矣又同胞也不大
難乎不即死以傷其𦙍不後死以違其夫不大難乎吾
嘗讀列女傳輒掩卷歎息以為斯人不可復得豈圖見

雙節之事竒偉殊絶猶有過之者乎説者謂光岳氣分士無完槀故無完節若雙節者頋弗然耶究其故非有古人之書引之於其前令人之勢廹之於其後而其所為有出丈夫子之所不及者昌以乎二南之詩且陳婦人女子之美以為難化者且然則公卿大夫士無論也令乃反之又昌以乎禮失而求諸野令道而求諸閨梱之間耶此所以重可哀也雙節葢棺矣采風者猶未聞於朝載諸史以垂諸後則後此可知也嗚呼曲謹小善

多標榜於都會讙囂之地峻節樸行每淪没於山澗寂寞之濵其所由来者久矣吾之哀也獨雙節已哉

夜坐自述　張翥

性不解治生客居更臘旅館四壁立金馬門吏故善貧月俸所入裁給薪水間損其一二供佛如来燈爲兒子祈福馬上時攜百錢遇貧兒號者輒量施之長安肉價頗高獨韭腐與南方相當能甘澹素食小奚奴經月不甞肉味間日謹閉門或無過客則科頭坐斗室不衫不

袖啜茶以供冷腹至終日突不黔性所適也或俸錢所入畧贏輒分之書賈貸其直之半而讀之賈人徵利局齪不堪則傾囊而應大率囊參參空者多坐此夜惟一榻一衾獨故鄉同志者至則抵足而寢論古今之槪夜分不倦客来無論新故度是日有酒數升則欣欣强之坐且語且嚼倒缾而止遇交際勞攘筆墨槃困則子夜焚香誦楞嚴經一兩段性魯故不甚解聊以淘汰渣滓而已長安有僧號自南僻居城之西隅以清靜自勝散

堂後時往過偕論奢靡觀渠又能從世法內下無碍轉語每一往復豁然參解若渴人之飲醍醐似此客居錢忘年月每念為諸生時杜門不通世事於世頗不宜而獨好讀書至錢不得裹紙中山妻摞作楬腹相視迺始為譚經傭以餬其口又不肯誤人子弟好行其直非分所得或得之有故者不屑向俗人作較量往往唾千金於塗傲然不顧其食貧固宜第拙此一事而幸不没我恬澹所好令来長安中遵而行之粗能自樂向令當日

畧有徵逐妄想轉念墮落涓涓江河決坊誰砥是今日
容子泠落大為一身苦海矣憶吾執友郁孝廉先生之
言曰書生解為文寧解為人亦猶是也先定其草稿而
後真焉蔑不工矣先生没十二年此語至今耿耿也余
不忘先生之言其敢忘我諸生時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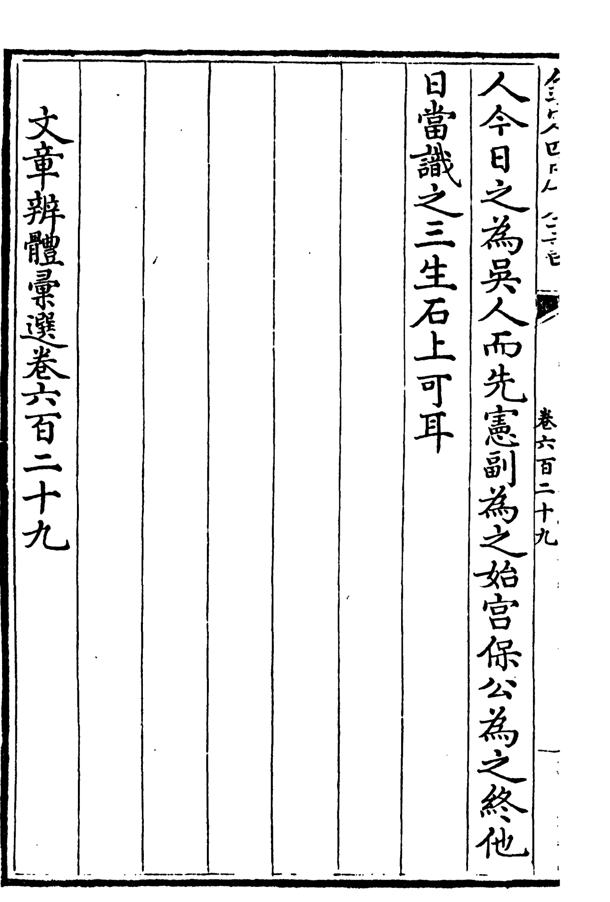
道光和尚述　賀復徵

先憲副昔宦夔門聞師戒行廷之雲安之慧日寺講法
華經天花墜飛大者如掌萬目恭睹詫為希有如是者

三日其時為天啟甲子四年六月也越歲乙丑予入蜀
悲其事寄以詩曰袈裟本無住飛錫在禪林涼月每相
對高雲去不禁人間甘行苦世外息心深趺坐傳清梵
天花散妙音未幾師南遊晤予於後湖别墅云往星源
之花山修六度淨社予送以詩曰身是法王子人稱大
辨才慈悲弘六度語默具西来其二曰丹陽郭裏舟白
嶽巖前寺去住本無心了此一大事其三曰惠遠非逃
世深公寧買山齊雲巖上路何日共躋攀先憲副為郎

南都師從白嶽杜杖来相見道故且為歡喜適蜀人王太史徐璽卿皆欲留之常住與先憲副相商於烏龍潭上規摹數武結道光菴掛師錫焉嗣後先憲副入粵歸吴十年之間師嵗一至丹陽為故事不啻白香山之如滿蘇長公之参寥也不幸先憲副見背四方多事師依杜將軍下吳門過婁江走雲間海上不如意復至丹陽余奉師於城西之六度菴先宫保中洽公為之倡首請師演說金剛妙經作詩贈之予和以詩曰妙舌能令萬

法降不從故紙漫鑽窓壁間息影宗初祖床下籌時拜
老龎俗諦欲除歸聖諦佛幢時引散魔幢岷山一滴真
源水直下巫廬注大江宮保公結静室於浄香池後為
師焚修予輩亦喜師有住足地而師竟逝矣嘗與師訂
予於自鋤園後設雙榻與師結夏其中為予弟子開示
楞嚴指歸一掃言詮諸障師為首肯柰予心雜而懶當
面錯過至今為之悲恨至師大指諸公俱已詳言故不
具述惟述愚父子與師一段因縁以見師昔日之為蜀



人今日之為吳人而先憲副為之始宫保公為之終他日當識之三生石上可耳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二十九